

作者：

理查·杰克森
(RICHARD JACKSON)

托比尔斯·彼得
(TOBIAS PETER)

从挑战 到机遇

中国的退休前景

中国

GAI Global
Aging
Institute

eastspring
investments

关于东亚退休调查

东亚退休调查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以下简称 CSIS) 于2010年发起的多年期“全球老龄化准备项目” (Global Aging Preparedness Project) 的一部分, 并发布了“全球老龄化准备指数”——一个评估世界各国退休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与收入充足性的独特新工具。随着项目主管理查·杰克森 (Richard Jackson) 于2014年年初离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并创立全球老龄化研究 (Global Aging Institute), 该项目也随其转移到全球老龄化研究所。自2010年起, 英国保诚集团 (Prudential plc) 与理查·杰克森开展项目合作, 继续为全球老龄化研究所持续开展项目研究提供支持。

随着世界步入老龄化社会, 政府与企业都试图展望未来, 预测未来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的需求。然而, 对于东亚而言, 这无疑是一项艰巨挑战, 因为东亚的快速发展正改变着对退休的传统态度与期望。家庭在退休保障中的角色逐渐减弱, 养老金和个人储蓄的重要性则日益突显。东亚的退休人员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对于将来的退休, 职工准备得如何? 如果有多种选择, 人们会更偏向哪种退休制度?

第二轮东亚退休调查的目的就是解答这些疑问。2011年夏季开展的第一轮调查考察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马来西亚、新加坡、南韩和台湾的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代表性样本。第二轮调查于2014年夏季进行, 考察第一轮调查中的6个国家及印尼、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代表性样本。*调查结果发现, 这些地区存在许多重要差异, 不过调查结果也显示, 东亚国家公民至少有两个共同之处: 他们都对自己的退休前景感到担忧, 并且都急于对其进行改善。

《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东亚未来退休前景》(Washington, DC: CSIS, 2012) 中公布了第一轮调查的结果。项目总报告《从挑战到机遇: 第二轮东亚退休调查》中公布了第二轮调查的结果, 这些结果同时也以10篇相对较短的国别报告的形式呈现, 本报告即为其中一篇。全球老龄化研究所的专案网站(gap.globalaginginstitute.org)刊载了所有报告和补充资料。保诚的专案网站(www.prudentialcorporation-asia.com/eastasia-retirement-2015/)也对第二轮调查结果进行了专题介绍。

*出于便捷目的, 本报告中使用的“国家”一词指开展调查的10个不同地区及经济实体, 我们无意对这10个实体在国际法律或惯例中的主权或地位做任何评判。

全球老龄化研究所并无采取特殊的政策立场, 因此, 本报告所有观点应被理解为仅代表作者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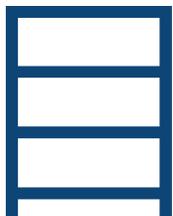
© 2015 Global Aging Institute 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此乃英文版本的中文译本

ISBN 978-1-943884-13-1

第二轮东亚退休调查结果

中国



前,大多数的中国城镇退休居民都能享受到有保障且独立的退休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充足的养老金。¹此外,展望未来,现在的职工对自己将来的退休前景也十分乐观。可惜,这样的乐观可能有些过于盲目了。尽管,中国政府在扩大养老金覆盖范围的问题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正逐渐下降。为此,未来个人退休储蓄将变得更加重要。此外,目前声称退休后可从金融资产获得收入的职工比例与实际购买了金融资产的职工比例之间存在很大差距,这也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

中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使得确保未来退休保障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未来25年内,中国

60岁或以上人口比例可能从15%增加到29%,为此,中国政府可能被迫进一步降低国家退休金。更麻烦的是,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认为,政府应该为退休人员的收入负主要责任。如果目前职工的高退休预期到时得不到满足,那么则可能演化为社会和政治问题。

中国民众好像知道他们高估了自己为退休所做的准备,并急于做点什么。当下将近一半的职工自称,为了为退休做准备,他们现在比三年前存的钱更多,这一比例高于接受调查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此外,尽管中国民众强烈支持政府为退休金负责,大部分人同时认为政府应鼓励或规定职工为自己存下更多养老钱。尽管中国在为老龄化未来做好准备方面仍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包括提高目前较低的退休年龄,但是关注退休储蓄仍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¹ 东亚退休调查在中国的调查样本仅限于城镇地区。因此,本报告的讨论仅适用于中国城镇职工与退休人员,不适用于农村地区。

调查概览

中国

目前的退休现状	目前退休者在不同状况中的比例		
	60岁之前退休	72	
	与自己成年子女同住 ¹	46	
	财务上依赖其成年子女 ²	9	
	从国家养老保险获得收入 ³	83	
	从金融资产获得收入 ⁴	41	
	通过工作或做生意获得收入	67	
	已听取过专业金融建议	14	
	目前收入比工作时少得多	14	
	比三年前更担心花光储蓄	24	
未来的退休预期	目前职工在不同状况中的比例		
	预期60岁之前退休	44	
	预期与自己成年子女同住 ⁵	37	
	预期财务上依赖其成年子女 ²	6	
	预期从国家养老保险获得收入 ³	95	
	预期从金融资产获得收入 ⁴	63	
	预期通过工作或做生意获得收入	82	
	已听取过专业金融建议	22	
	预期退休收入比工作时少得多	18	
	为了退休保障,比三年前存更多钱	46	
对退休挑战的看法	支持 (+) 及反对 (-) 以下各观点的受访者的比例		
		+	-
	供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成为		
	未来的职工与纳税人	39	29
	未来的家庭	45	26
	人们可以信任金融服务公司帮助其为退休做准备	41	27
政府开展了充足工作来帮助职工为退休做准备	34	35	
对改革方案 的看法	表示政府应该实施下列措施的比例		
	增加税收,为需要资金支持的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金	74	
	要求用人单位为老年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	72	
	提高退休年龄	38	
	规定职工存下更多养老钱	77	

¹ 指有成年子女的60岁或以上老年人。

² “依赖”指从子女处获得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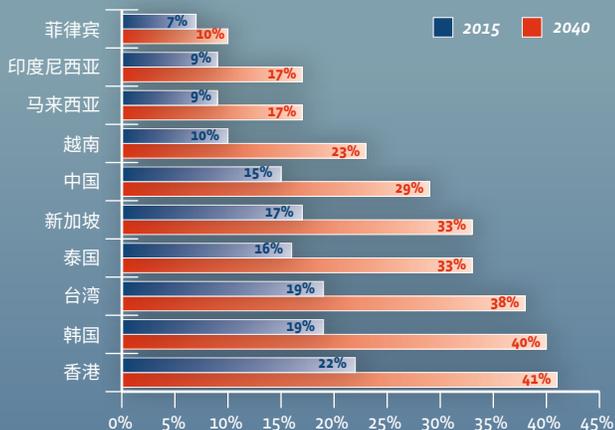
³ 国家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灵活就业养老保险以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公务员养老保险。

⁴ 金融资产包括保险与年金收入以及股票、债券与共同基金,不包括银行存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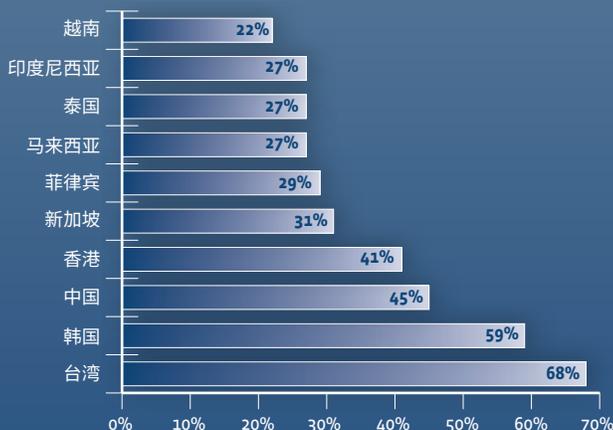
⁵ 指已有或预计会有子女的职工。

注: 所有数据都来自第二轮东亚退休调查,但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联合国:纽约,2013)。“对退休挑战的看法”中的问题部分使用了五点量表,1代表强烈不同意,5代表强烈同意,4和5为“同意”,1和2为“不同意”。

60岁或以上人口比例



如果他们能更独立更自给自足，
则父母和子女都应该更高兴



最理想的情况下,哪一方最应该为退休人员提供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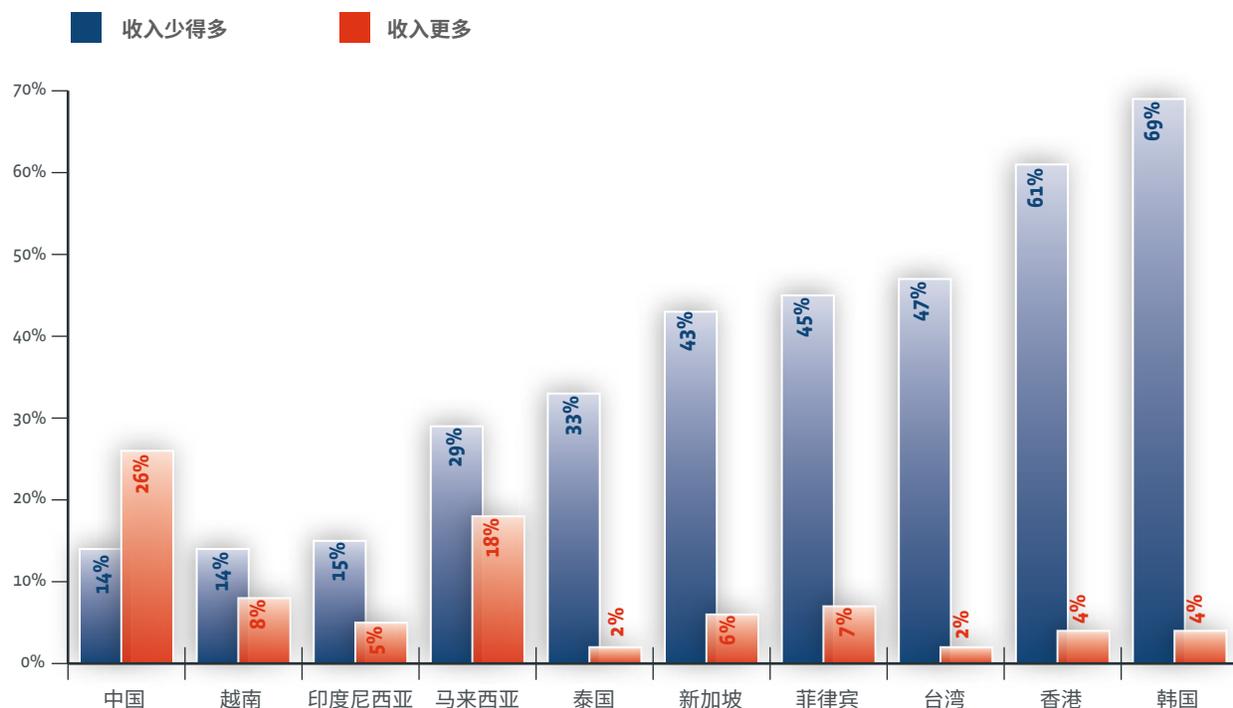
各国受访者 所佔比例	政府	退休人员自己	成年子女	前雇主
中国	63	9	11	16
香港	41	44	6	8
印度尼西亚	45	18	11	25
马来西亚	43	34	8	10
菲律宾	66	10	8	17
新加坡	30	48	13	2
韩国	23	61	10	2
台湾	36	40	6	16
泰国	66	18	10	4
越南	62	22	10	5

目前的退休现状

现在的退休人员享有充分保障的退休生活,至少在中国城镇地区是如此。总的来说,老年人的中位收入是所有家庭中位收入的75%,考虑到快速的工资增长业已推升了当下工作人群的收入,这已属于较高的生活水平。26%的退休人员自称当下的收入比工作时高,这一比例超过了接受调查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仅有14%的退休人员自称“收入大幅减少”。目前退休人员较为宽裕的经济条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领取的国家养老金的比例较高(83%),超过了接受调查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另一个因素则是因为其获得的资产收入比例也很高,目前41%的退休人员自称有来自保险产品或年金产品的收入和/或来自股票、债券或共同基金的收入。这一比例低于新加坡、台湾和泰国,与香港和马来西亚基本持平,但明显高于其他几个接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当被问及有多担心自己花光积蓄,成为子女负担,变得贫困需要金钱援助,或者身体不好无人照顾时,相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表示担忧的中国退休人员比例较低。

未来的退休预期

初看之下,目前职工的退休前景甚至比目前退休人员还要光明。63%的职工预期他们退休时,能从保险或年金产品和/或股票、债券或共同基金中获得收入,相比于目前41%的自称有来自金融资产收入的退休人员而言,这一比例有很大的提升。与此同时,目前95%的职工预期将领取到国家养老金,这一比例超过了接受调查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2011年开展的第一轮东亚退休调查发现,当时预期将领取到国家养老金的职工比例,远远低于当时正在领取国家养老金的退休人员的比例。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私营部门职工以及农民工人数快速增长,而他们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可能性较低。



中国当下这一代退休人员享有较有保障的退休生活

表示当下收入“高过”工作时收入的已退休养老金的预期领取率收入“少得多”的退休者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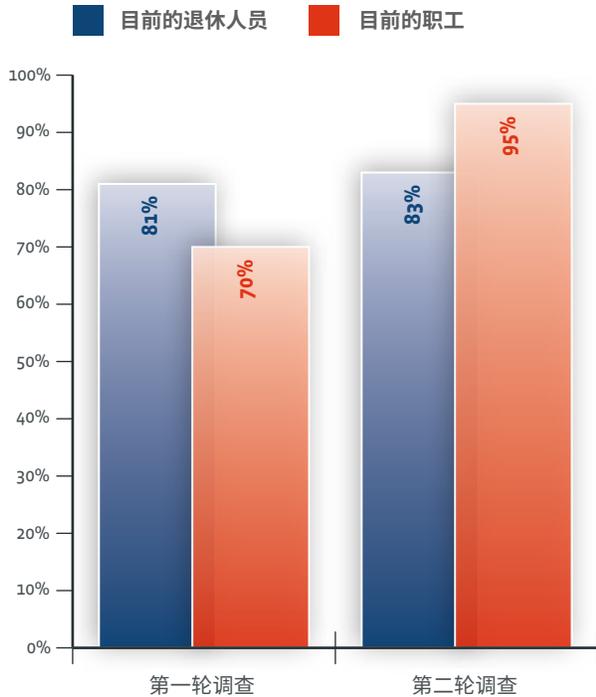
近年来,由于中国政府付出了极大努力扩大覆盖范围,包括成立一个新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养老金的预期领取率有所提升。

这些趋势共同解释了目前职工对自身退休前景的乐观态度。目前31%的职工预计退休时收入将比他们当前的收入高,除了马来西亚,这一比例超过了接受调查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于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在花光积蓄,成为子女负担,变得贫困、需要金钱援助,或者身体不好无人照顾的问题上,中国职工的担心程度较低。

不过,经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这种乐观态度似乎有些过于盲目了。尽管中国现在的养老金领取率确实高并且处于提升过程中,但随着改革的推行(这些改革将促使未来基本养老保险增长率远低于工资增长率),平均替代率预计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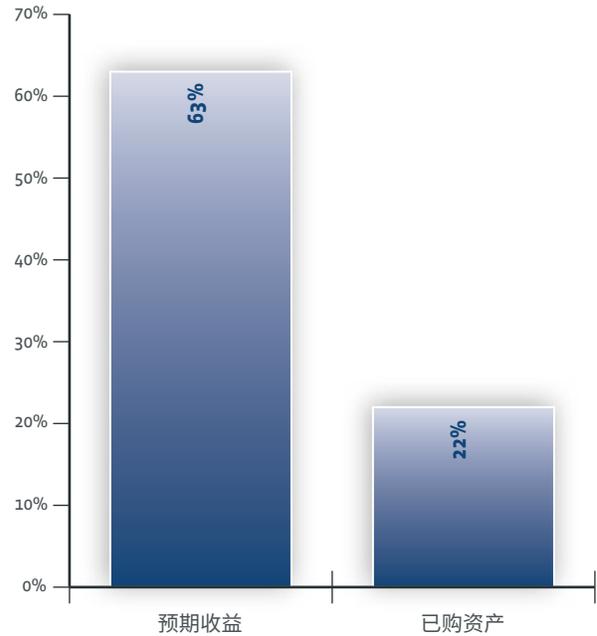
出现大幅下降。² 大多数职工是否意识到未来国家退休金的减少幅度,这一点值得怀疑。至于资产收入,目前职工的预期非常高。在接受调查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多数希望退休后能从金融资产得到收入的职工实际上也购买了金融资产。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目前63%的职工希望退休后能从保险/年金产品和/或股票、债券或共同基金获得收入,可是仅有22%的职工实际上购买了这些金融产品。不过,中国职工似乎清楚他们高估了自己为退休所做的准备。46%的职工称目前为退休所存的钱比三年前要多,这一比例超过了接受调查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² 请参考理查杰克森(Richard Jackson), Keisuke Nakashima 及 Neil Howe 撰写的《中国的退休改革长征:再谈老龄化问题》(华盛顿特区: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09)



因为政府最近的改革, 养老金的预期领取率有所改善

中国目前从国家养老保险获得收入的退休人员比例与目前表示希望获得收入的职工比例: 第一轮调查vs第二轮调查



大多数中国职工对于来自资产收益的收入寄予厚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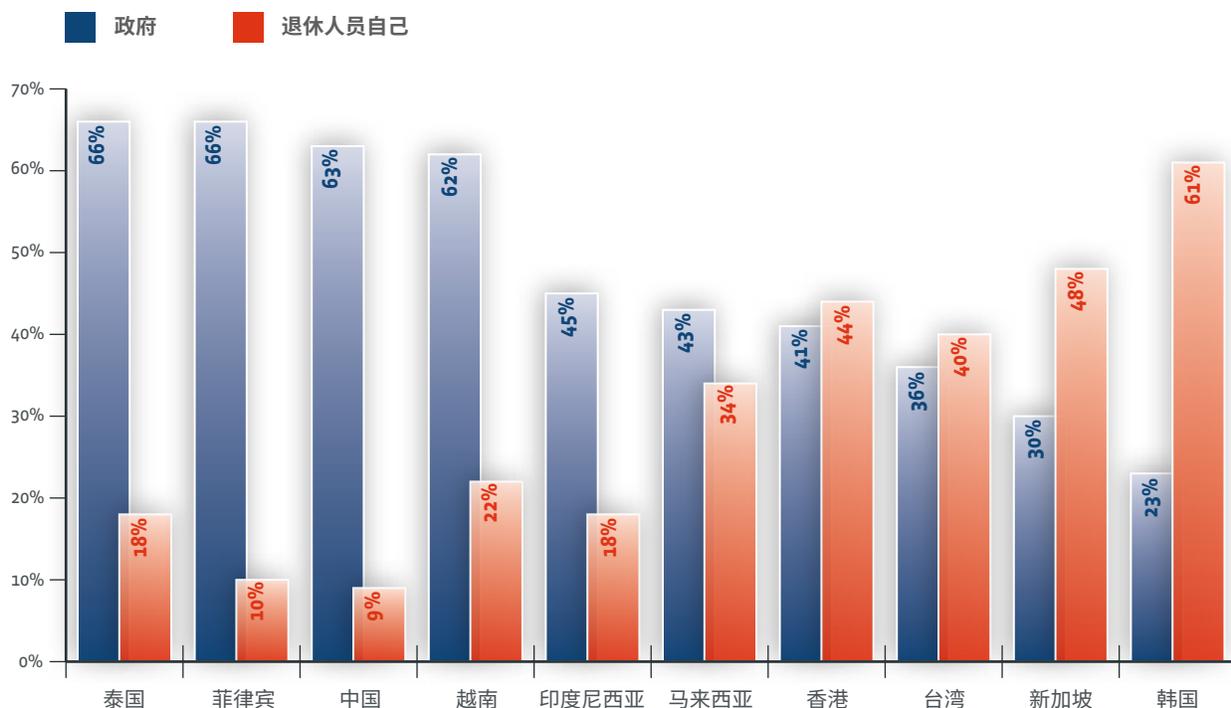
表示希望在退休后获得收入性金融资产的中国职工比例与实际购买金融资产的人数比例

家庭角色的变化

家庭在退休保障中的传统角色正逐渐减弱, 存下足够的养老金与储蓄变得更加重要。仅有46%的老年人与自己成年的子女住在一起, 这一比例低于韩国以外的其他接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职工中仅有37%预计自己退休或年老后会与已成年的子女住在一起, 这一比例同样低于韩国以外的其他接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家庭在退休保障中的角色减弱不止体现在多代同住这个角度, 当被问及与成年子女的财务关系时, 91%的退休人员表示财务独立, 或者他们对已成年子女的财务支持大于子女对他们的支持, 或者“基本持平”, 仅有9%退休人员称他们获得的财务支持大于付

出, 仅有1%的退休人员表示“如果没有已成年子女的财务支持, 那我们完全活不下去”。从退休保障来看, 家庭继续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为脆弱老年人提供看护。即便如此, 也只有57%健康状况不佳或者失能的退休人员, 表示他们能得到成年子女或其配偶的照顾, 这一比例低于除了香港、韩国及台湾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与此同时, 有一些迹象表明, 家庭在退休保障中的角色可能再次转变。当被问及“最理想的情况下, 哪一方最应该为退休人员提供收入”时, 第一轮调查中仅有4%的受访者的回答是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在第二轮调查中, 这一比例增加到11%——尽管比例仍较低, 但较第一轮调查已有明显提高。此外, 当被问及“当退休



大多数中国人支持政府为退休收入负责

表示支持“政府”最应为提供退休收入负责的受访者比例，表示支持“退休人员通过自己的储蓄”为退休收入负责的比例

人员需要人照顾日常起居或生病、失能时，哪一方最应该负责为退休人员提供个人看护”时，第二轮调查中48%的受访者的回答是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而第一轮调查中的这一比例为29%。第一轮调查中，表示政府应该负责照顾脆弱老年人的比例远远超过家人照顾。但是目前相比于政府，更希望家人负责照顾脆弱老年人的国家，只有中国、菲律宾和越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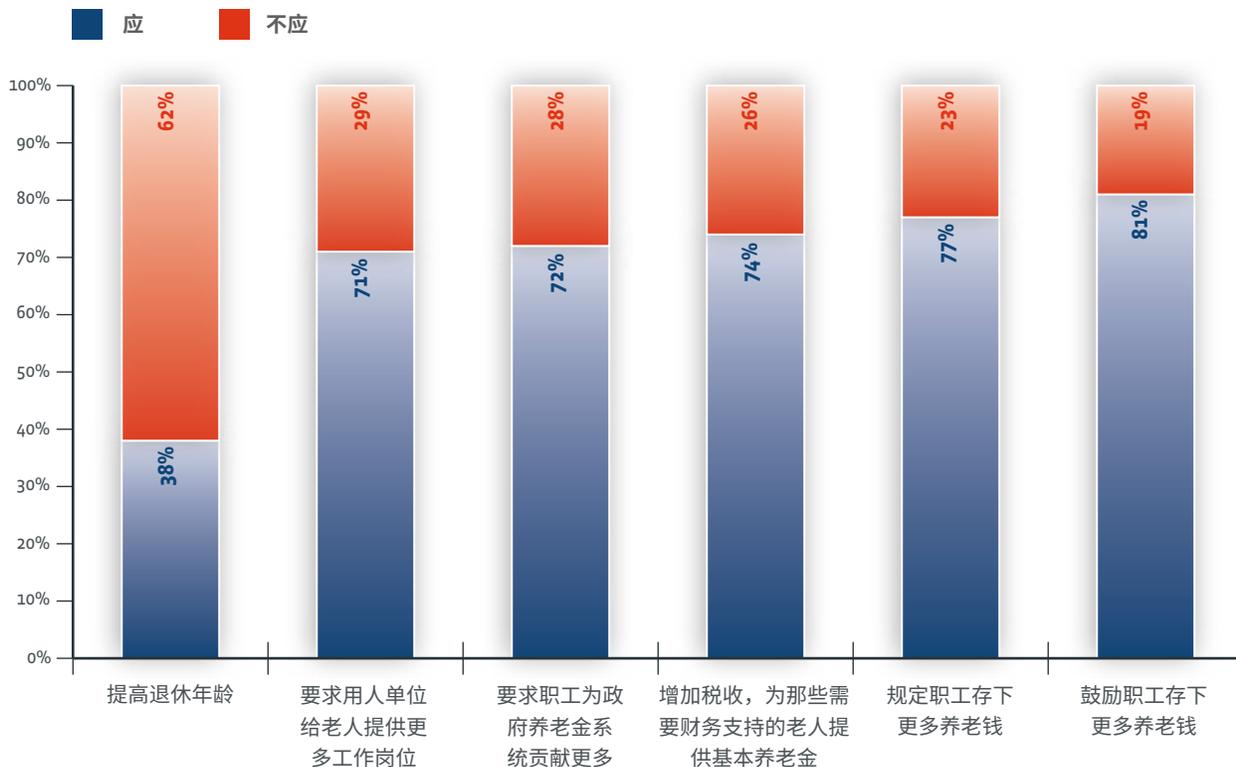
退休保障的责任

如果不是家人，谁来负责提供退休保障？在退休收入这个问题上，中国民众基本上一致同意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当被问及“最理想的情况下，哪一方最应该为退休人员提供收入”时，63%的受

访者回答“政府”。尽管受调查的多个国家和地区认为政府负责退休收入与个人负责的比例相当，但仅有菲律宾及中国认为政府负责的比例远超出个人负责的比例。然而在中国，认为通过自身储蓄负责提供退休收入的受访者比例还不到认为政府应负责的七分之一。此外，认为政府负责的比例在所有教育水平及收入水平的受访者中都一样高，这代表了一种社会共识。

对金融市场及金融服务的态度

尽管越来越多中国民众习惯投资金融市场，他们对金融服务业的态度仍然存在矛盾。一方面，同意或十分同意“金融服务公司值得信赖可帮助



中国人对退休改革的看法

中国受访者认为政府应如何应对或不应如何应对的比例

人们为退休做准备”的中国民众(41%)远超不同意者或十分不同意者(27%)。另一方面,事实上中国民众不太情愿过深涉足金融行业,仅有22%的职工就如何进行退休储蓄接受了专业的金融建议,这一比例低于除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以外的其它接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

对工作与退休的态度

从某种程度来看,中国民众对工作与退休持非常传统的观念。同意应在“固定年龄退休并不再工作”的受访者比例(36%)高于其他受调查国家和地区,同意应该“尽可能长地继续工作”的比例(13%)比台湾以外的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低。

即使以东亚的标准来看,中国正式部门的退休年龄也很早。72%的退休人员在60岁之前已经退休。目前的职工中44%希望如此,这一比例比马来西亚之外的任何受调查国家和地区都高。与其他许多东亚国家一样,退休在中国也是一个可塑的概念,67%的退休人员称有份工作或自己做生意,赚取家用,目前的职工中有82%希望自己未来也如此。

从挑战到机遇

中国民众不仅对个人退休前景感到乐观,对国家的未来持同样乐观态度。尽管很多人担心人口老龄化将给未来的职工、纳税人及家庭带来很大负

担,但毫无疑问,未来生活水平一定会提高。同意或十分同意(59%)“下一代职工生活水平高于上一代”的中国民众是持不同意见者(14%)的四倍。同意或十分同意(69%)“下一代退休人员退休保障高于上一代”的中国民众更多,是持不同意见者(14%)的五倍。

尽管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这种乐观态度不难理解,可是为确保有利的结果,可能仍需要进行重大改革。好消息是,绝大部分中国人支持多个领域的建设性改革措施。四分之三的中国受访者支持提高税收,为需要财务资助的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金,这在中国尚属缺乏。同样,约四分之三的中国受访者支持规定

职工向政府养老保险计划缴纳更多保费,尽管年轻人对此兴趣不大。与此相类似,大多数的中国受访者支持鼓励或规定职工为自己存下更多养老钱。大多数受访者反对的一项改革是提高退休年龄。仅有38%的受访者对此表示支持,低于除菲律宾之外的所有受调查国家和地区。

尽管中国民众目前颇为偏爱的现收现付国家养老保险模式——即当下的职工为当下的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对于老龄化社会将带来许多问题,但是中国人支持建设性改革的意愿,尤其是存更多养老钱的意愿,应该有助于他们应对接下来的挑战。

技术说明

第二轮东亚退休调查由全球老龄化研究所设计,由全球著名的调查公司Ipsos Observer于2014年夏季开展。调查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台湾、泰国及越南。除了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样本限于城镇地区之外,所有调查样本均在全国范围内随机选择,具有全国代表性。除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采取面对面访谈形式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均采用电话访谈形式。调查范围由家庭20岁或以上的“主要收入者”组成,包括目前的主要收入者以及退休的主要收入者。全球老龄化研究所利用人口调查数据及其他标准的国内及国际统计资料,通过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水平对原始调查数据进行了加权。调查分析利用统计软件SPSS进行。

这10个国家中,有7个国家的样本量在990-1023之间。其中,中国的样本量为1512,香港和

样本量及误差幅度

	样本量	误差幅度 (+或-)*
中国	1512	2.5
香港	749	3.6
印度尼西亚	1023	3.1
马来西亚	990	3.1
菲律宾	997	3.1
新加坡	750	3.6
韩国	997	3.1
台湾	998	3.1
泰国	1008	3.1
越南	995	3.1

* 95%的置信区间下的误差幅度

新加坡分别为749和750。95%的置信区间下的调查误差幅度从中国的±2.5%到香港和新加坡的±3.6%。

术语表

资产收入比：本报告中的资产收入比指的是金融资产，具体来说就是家庭总的金融资产与家庭总的年收入之比。

老年人：本报告中的老年人定义为60岁或以上的成年人。

金融资产：本报告中金融资产一般指的是保险、年金产品和股票、债券及共同基金，除非另外指明，否则不包括银行存款。

基金制养老金体系：基金制养老金体系指的是储蓄并投资目前职工缴纳的费用，养老金则从累积的资产支付。

家庭收入：家庭收入指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对于住在多代家庭的退休人员，家庭收入还包括他们成年子女的收入。

市场导向：本报告中的市场导向指参与金融市场的程度。市场导向型国家或社会是指投资金融市场且拥有金融资产的人口比例很大或呈快速增长趋势。

资产调查：资产调查计划是政府社会救助计划，其中有资格领取津贴的人员仅限于收入或资产低于一定阈值的人。

现收现付养老保险体系：现收现付养老保险体系指的是目前职工缴纳的费用直接用来支付目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替代率：替代率指职工养老金可替代的退休前一年的收入的比重。如果养老金按总额支付而非按月支付，则指年度化之后养老金可替代的最后工资比重。

退休人员和职工：将受访对象划分为“当前退休人员”和“当前职工”的基础是受访者的自我认同。受访者已被告知退休指的是“不再工作，或较之年轻时候工作得更少，且没有再次从事全职工作的计划”。他们被问及自己是否为“当前退休人员”。

国家养老保险体系：本报告中的国家养老保险体系指政府建立并管理的不经资产调查的任何强制性的养老保险体系或退休储蓄计划。在中国，国家养老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灵活就业养老保险以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公务员养老保险。

关于作者

理查·杰克逊 (Richard Jackson) 全球老龄化研究所创始人和主席,全球老龄化研究所是一家致力于提高人们对美国及世界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挑战的认识的非营利性研究、教育组织。他还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经理及协和联盟 (Concord Coalition) 高级顾问。理查·杰克森是多项政策研究著作的作者或合著者,包括《从美国权益辩论中所学的经验教训》(2014年);《全球老龄化准备指数-第2版》(2013年);《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东亚未来退休前景》(2012年);《全球老龄化和新兴市场的未来》(2011年);及《淡化大国角色:21世纪的人口统计和地缘政治》(2008年)。理查·杰克森常常就人口问题进行发言,受到媒体的广泛引用。他持有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与妻子Perrine及三个孩子(Benjamin、Brian和Penelope)居住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

托比尔斯·彼得 (Tobias Peter) 全球老龄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开始研读硕士学位前,他曾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理查·杰克逊 (Richard Jackson) 共同研究全球老龄化问题,在此期间,他曾担任实习生、研究助理和项目负责人。托比尔斯·彼得是多项政策研究著作的合著者,包括《美国老龄化世界的发展政策:新人口时代的新挑战和新重点》(2013年);《全球老龄化准备指数-第2版》(2013年);及《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东亚未来退休前景》(2012年)。他持有圣斯考拉斯蒂卡学院历史学和应用经济学学士学位,以及圣斯考拉斯蒂卡学院的公共政策硕士学位。

关于全球老龄化研究所

全球老龄化研究所是一家致力于提高人们对全球老龄化的意识、为决策者和公众告知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及鼓励做出及时的、建设性政策响应的非营利性研究、教育组织。全球老龄化研究所的工作范围十分广泛,涵盖退休保障和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此外,全球老龄化研究所还具有全球视野,与全球老龄化协会建立起广泛联系。

全球老龄化研究所创立于2014年,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尽管全球老龄化研究所是一家新创机构,但其使命却早已建立。早在创立全球老龄化研究所之前,全球老龄化研究所主席理查·杰克森 (Richard Jackson) 便担任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全球老龄化研究项目主管,其带领的研究小组在近15年的时间里开展了大量的前沿研究和分析,在影响21世纪最主要的相关挑战讨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全球老龄化研究所理事会主席为Thomas S. Terry (特里集团首席执行官和美国精算师学会前任会长)。欲了解全球老龄化研究所的更多信息,请登录以下网站查询: www.GlobalAgingInstitute.org。

关于瀚亚投资

瀚亚投资是亚洲区内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为其机构及零售客户管理超过1,340亿美元的资产(截止2015年6月30日)。于1994年在亚洲成立的瀚亚投资是全球最大金融服务公司之一——英国保诚集团的亚洲资产管理业务。

我们在亚洲有深厚的在地优势,在亚洲的10个主要据点内,拥有超过2,500名员工与250位投资专家,并在美国、欧洲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设有营业据点。

我们无与伦比的在地洞察与知识经验,帮助我们提供客户独特且量身订做的机会。我们提供各种不同资产类型的投资解决方案,包括股票、固定收益、全球资产配置、复合借款、私人股票与基础设施等。

根据《亚洲资产管理》杂志2014年的年度调查,瀚亚投资是亚洲最大的零售资产管理公司,并于同年被《亚洲资产管理》杂志提名为2014年「亚洲最佳资产管理公司」。



www.GlobalAgingInstitute.org



www.eastspring.com